

花儿向我跑来

——读王国华《掌上花园》有悟

提云积



《掌上花园》 王国华 著
深圳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我要感谢王国华给我提供了一条认识花木的捷径,我指的不仅是花木的外观,还有花木那些隐于内里不为其他物种认知的精神世界。《掌上花园》分四部分,215种花儿。所谓物以类聚,王国华根据对这些花儿的认知分了四部分,“花开两岸宽”“天地草木深”“阳台方寸间”“独枝亦成林”。植物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了信仰的世界,一花一世界,各成国度,各自秉持了创世纪时镌刻进遗传基因里的生命本初的理念。

看花,看的是自己的心境,花木有着如人一般对这个世间的认知,只是它们不说,借助了看花人的眼睛与内心,可谓是各花入各眼,这是每一个人对这个世间的认知。我试着将四部分进行解读。“花开两岸宽”描述了四十七种花朵,它们是一个人的外向情感的真实表达。黄花风铃木外露的情感具有深切感染力,“万物都因为它的欢喜而呈现出欢喜之态”。喜悦的情绪是会传染的,同样的道理,不良的情绪也是会传染的。黄花风铃木选择了传播喜悦的情绪,为这个世间带来真诚、率真。“它的黄,那么胸无城府,那么亲切和蔼,那么明朗晓畅……一朵花,用自己的形貌让你心花怒放。它一定是暗合了人体的运行规则,从肉体浸入灵魂。”作者借物观物,借物观己,以他物观照当下,观照自身,作者感受到的是欣喜,阅读者何尝不是。

作者从农村一步一步走向城市,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借助乡村生活意象描摹各种花朵的人生迹象。但最终都指向花朵表露在外的于这世间的感知。在城市看到木豆,从记忆深处调出黄豆的意象。“世界上总会有那么几件事物,天生与人抵触,透着股谁也不服的劲儿。”作者赋予其一个词:野性。然后,由野性回归到天地规则,这是造物主对它们的祝福,也是造物主对这个世间的看法。

“天地草木深”描摹了八十四种花木,通过作者的叙述,感知到它们是人类中的隐者。它们具有大智慧,于此世间修行。我不识花木,只能是通过作者对它们精微的描述,在脑子里还原它们的样貌。由此识得了报春花。“我见过的报春花,大多沉默寡言,不愿再做人间俗事。与春天的简短关系,仿佛令其沐浴了神水,心灵也变得澄明。它处处以春天的标准来约束自己。”而长春花借助一段历史典故告诉我,“天道轮回,总有开心,开心的那

个人已经换了。”“无常才是日常”。

由作者对红纸扇的描摹想到,“过于美好的事物对自我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弱不禁风的花木,单个的字面重新组合后,也有了天地间最隐秘的认知,作者三次见它,认知的层面是升华的递进,“第一次见它,似有明灭的哭泣。第二次见它,哭泣为歌,委婉宁静,弥漫于太虚。第三次再来,我看见了舞蹈。水鬼的舞蹈。湖水灿白,鬼和神,原为一人”(《水鬼蕉》)由此,水鬼蕉,或者是作者,亦或者是读者,灵台空明,“天地大明亮”。

八十四种花木各有隐喻,不管是炮仗竹的“万物遵从”;还是千穗谷的“总有颀颀的、不循天道不讲理由的力量推动着你我他。总有奇奇怪怪的方向供你我他随波逐流”;亦或是“不与人争,只和自己赛跑。它们把繁衍当成终极理想”;再或是梭鱼草,“警惕那些永远坚定的人……我坚定过的,但现在困住了,不是被人困住,是被自己困住。请给我时间。”

如果对时间重新结构,是有形的具体呈现,人们可以用来储存,可以割舍,可以赠予,人类与万物在一个自由宽裕的时间用度中重新规划这个世间,想必这个世间是最好的世间。

“阳台方寸间”是人类中行走于外后的内省与自我认知。这章描摹了十三种花木,于北地养于温室,日常可见,精于人们的侍养。如果说这是每个人退后于自我空间的一种见识,好像也贴合。“初,我还隐隐期待花开,弥补以上遗憾。如今看来,瓶中长出的番薯梗已经是其一生。”瓶中的番薯花,何况不是人类的一生。向外求,不得,退回内求,也是行半途而已。人类终究一生的寻找,千万不要纠结于果,看寻找的过程即可。

“独枝亦成林”这章中提到了七十一一种花木,在作者的笔下,它们是人类中特立独行的游客,或者是流浪者。不能否认,人是具有多面性的。当对人类的性格进行简单划分的时候,可能都忽略了一个人的秉性是多重的,外露的是追随其一生的独有标签。除此之外,还有内敛的,这种内敛形式是由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决定的。花木也是如此,想要寻得它们的身体,一并它们的精神世界,需要作者从体力与精力的艰辛付出。

通览本书,与作者产生共鸣,与作者描摹的各种花儿产生共鸣。不否认,与花木的共鸣是在作者的循循诱导之下才觅得的。如同是在作者的描摹之下,认识了215个朋友,它们各有脾性,如同身边有血肉的人一般。

作者赋予它们以情感,我在作者的情感里获得了众多心灵已交的朋友,它们不造作,不假于虚情。它们从纸面上走下来,与我对视,与我对话。此时,我想和它们打一个招呼,如同已经认识了千万年一般:嗨,哥们!



好梦在后头

——读周祥鸿散文集《缘梦录》

子薇

周祥鸿的第十本书《缘梦录》,既是一本散文集,也是一本纪实文集,这本书可以说是浓缩了他的大半生。文集是按照自己的工作生活以及文学创作的轨迹写就的,语言朴实干净,其中一路走来的足迹清晰明了。

从商场,到市百货公司,从文化局,到报社,从报社副总编到市作协主席,这一路走来,好像很幸运很从容,其实,这得益于作者会写字的时候开始便长期频繁地与父亲两地传书,得益于他十七岁的小小年纪就勇于向外投稿,得益于他六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勤奋阅读努力写作辛苦耕耘。

许春樵说,我们与文学有缘,所以热爱,并为之付出,坚持到底,甘之如饴。爱好文学的人出书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读书写字,其实是稀罕的。很多人写着写着,心意就疏淡了,姿态也疏淡了。很多原本喜欢文学的人,头上有了顶帽子后,对于写作的热情便自然而然地冷却下去,渐至滑向冰点。因为,写作是寂寞的,更是辛苦的,孤灯一盏,向隅而坐,短时不难,长时不易,一生一世地坚持,除却毅力定力,执着痴迷的热爱是必须具备的前提和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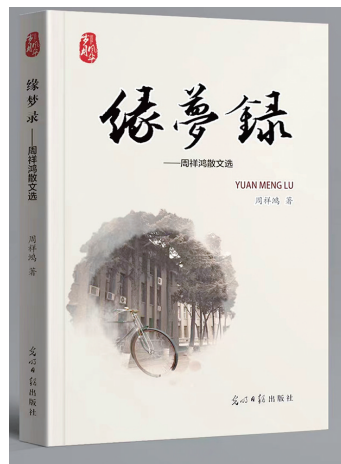
福克纳坦言他一生都在写他那邮票一般大小的故乡。一人一物一事一景,世上没有一样是不值得抒写的,就看你怎么写,怎么样将哪怕芝麻绿豆一样琐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物事都写得让人读起来兴味盎然,这需要积累,需要历练,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积累和历练,并且将它们精心地收藏进自己的心田里,爱惜,呵护,辛勤地打磨,不断地使其升华。周祥鸿的写作半径也并不比福克纳大多少,但是,他的作品里充斥着大量的有温度的细节。宏大的东西,是纲领是框架,真正动人心魄的文字,恰恰就在细枝末节处,真正的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关于细节的表达。我们看那些宏大的叙事作品,最终感人的让人记住的催人泪下的,就是那些细碎的琐碎的甚至可以说是鸡零狗碎的细节。

《缘梦录》这部作品,因为诸多真实的细节,而有了很强的代入感,那些场景,那些姿态,我们作为读者都可感可触。朴实和真诚是周祥鸿文字的熠熠闪光点,也是为文者弥足珍贵的特质。朴实真诚的文字,说起来简单,其实不简单,它们似一串美丽的珠链,将不同类别的文字连接起来,铸就了每一位读者可触可感的初度

和温度。

周祥鸿对于父母的感情非常深厚,作品中有多篇写父亲母亲的文章,其中一些读后让人不能忘怀的细节譬如:父亲每次从工作的小镇回到家带来绵心糖、玉带糕酥糖等点心的甜蜜滋味;父亲珍藏着儿子发表文章的所有报刊;后来在外地县城的城关镇,父亲因高血压病住进了县医院,作者看着父亲咽了气,深夜一个人踉踉跄跄地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找到一个没有关门的邮局,打电话告知妹妹,又跑到粮站父亲一个同事家,依照风俗跪地请人到病房给父亲换了寿衣。这些文字读来,都让人动容。在吃不饱饭的年代里,母亲教育子女:别人问你们是否吃过了,就回答吃过了。“穷不矢志,富不癫狂”,这是母亲时常说到的话语,在我读来,依然感动,依然振聋发聩。吃母亲红烧的油晃晃、红彤彤的猪蹄包,看着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总是笑着说:慢点吃,都是你的。在那穷困的日子里,为了给子女解馋,母亲用卖血的钱买了十个小笼包子。她自己一个都没有吃,却谎称自己吃过了,事实是母亲在卖血前只喝了一瓷缸盐开水。“周乔”这个笔名就是为了纪念母亲而取的,因为母亲名叫乔秀凤。先生写母亲的很多细部,都让我泪湿眼眶。

作者在文学上的成就自然不用多说,他在很多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又出版了《初梦录》《再梦录》《梦圆心路》《有梦多好》等十部个人专著。我要说的是,在《缘梦录》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一个感恩父母、热爱家人以及亲友,热爱生活热爱芜湖这座城市的赤子。张充和评价沈从文“赤子其人”,“赤子”这个词,我很少引用到某个人物身上,但是,在读完《缘梦录》之后,我给予了作者“赤子”这个评价。



《缘梦录》 周祥鸿 著
2024年4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